



■ 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赛成为乒乓爱好者的年度“必修课”

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迎新春 乒乓球公开赛集结新朋旧友 乒乓春晚 开心时光

“上海球友都很开心我们今年能继续参加新民晚报红双喜杯。”当收到报名确认通知书时，衢州市乒协参赛队的队员们，个个高兴万分，期待再一次在上海和广大球友共度“乒乓春晚”。

2021年1月16日，第十六届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赛将在闵行体育馆拉开帷幕。经过多年的积累，新民晚报红双喜杯成为参赛人数最多、项目设置最全、比赛自创性最强、国内外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乒乓球比赛，也是乒乓爱好者的年度“必修课”。



■ 晚报杯奖杯是乒乓爱好者梦寐以求的荣誉



■ 小选手是晚报杯上的独特风景线 本报记者 李铭坤 摄

申城周边的老朋友多了

衢州市乒协参赛队的领队杨金良是晚报杯的老朋友了，2020年12月18日12点，他准时上线，第一时间报上了名。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要求，为了严格控制赛事规模，组委会限制了各组别参赛人数、调整项目设置。以至于报名一开启，便在短短数小时内名额一抢而空。为此，杨金良连呼自己是幸运儿。

66岁的杨金良从5岁开始接触乒乓球，球龄已有61年了。“年轻时，业余赛事

很少，我只能和朋友们自己打着玩。40多岁开始，我渐渐尝试参加一些业余赛事。”杨金良说，“五年前听说上海的新民晚报红双喜杯办得很不错，我们便组队参赛了。”参加了一届之后，杨金良大呼过瘾，于是参加晚报杯，成了衢州市乒协每年迎新春的保留节目。

去年，他在丙级组拿到了单打第五名的成绩，这令他颇为自豪，“这是我打球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更令他意外的是，在

网络平台直播中，他的比赛吸引了16万人次的关注量，“可以说，我在晚报杯的平台上，实现了自己的乒乓梦想。”

不过这一届比赛，他作为领队并不上场，而是将参赛名额给了到队里其他人，“我们高铁票买好了，宾馆也订好了，虽然届时不上场，但我会和大家一起热身、练球，为他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对杨金良来说，无论是参赛者还是组织者，只要来到晚报杯的大舞台，就很满足。他还想要会一会上海各区乒协的朋友们，组织一些相互间的乒乓交流活动。

乒乓之乡的凝聚力大了

晚报杯的“十六朝”元老上海朝露乒乓球俱乐部已蓄势待发，上周，他们在位于曹路镇的朝露乒乓球俱乐部里组织了一场简短而庄重的出征仪式。曹路镇和俱乐部领导动员大家：“无论能否夺冠，只要打出风格，你们就是最棒的！”曹路镇被称为“乒乓之乡”，早在十多年前，全镇就有40多支业余乒乓队，可谓村村有队伍。2005年，为迎接上海世乒赛，首届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诞生，曹路镇组织的参赛队伍，取名为“朝露”，既是沪语谐音，也恰是俱乐部赞助商

的名字。至此，每年的晚报杯他们从不缺席。往届赛事，朝露总会组织四支不同水平的队伍，参加不同级别的赛事，分别拿过乙级组冠军、甲级组亚军。尤其是近年来有了网络直播，没参赛的乒乓球爱好者就聚集到一起，共同观看，还会在比赛中发送弹幕，为朝露加油。

据领队彭欣介绍，通过参加晚报杯，俱乐部吸纳了一批上海交大、上体院等高校就读或毕业的乒乓球体育特长生，一方面，他们代表俱乐部参加晚报杯高级别赛事，另一方面，近年来他们也成了“新曹路人”。每周，他们都会来到镇上的群众性乒乓房，指导乒乓球爱好者。“他们不仅水平高，都是大学生，能将乒乓球技巧和知识传递给曹路爱打球的老百姓。”彭欣说。新民晚报红双喜杯的大舞台，让曹路镇的乒乓球

爱好者更有凝聚力了。

本届赛事由新民晚报社、上海市体育局、闵行区人民政府、上海红双喜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上海市乒乓球协会、闵行区体育局、三杰体育承办，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各区乒乓球协会协办。比赛将分为两个周末、四个比赛日，错时分流开打。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要求，本届赛事组委会做了大量调研，并征求了相关意见，已做好详细的应急和防疫方案。下周，组委会将出台赛前注意事项，还请参赛者注意查收。

本报记者 陶邢莹



多位名将染疫 赛事变数横生 世界羽坛面临重新洗牌

体坛观察

羽毛球赛场内外接连传来让人担心的消息：男单世界第一桃田贤斗、马来西亚队教练总监黄综翰和男双世界第一，印尼名将苏卡穆约先后确诊新冠病毒，日本队更宣布退出将在泰国举行的三站赛事。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职业羽毛球运动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而在一众名将先后“中招”，诸多巡回赛推迟或取消后，世界羽坛推倒原有秩序重新“洗牌”，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

“沦陷”背后的无奈

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至今，羽毛球成为了体坛被攻陷次数最多的领域之一，丹麦、印尼、日本、韩国等羽坛“重要板块”先后“沦陷”，其中

当然少不了地区防疫规定和个人卫生习惯等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东京奥运迫在眉睫的压力、多场积分赛摇摆不定的现实以及球员对个人状态的担忧，同样是重要的因素。

众所周知，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奥运参赛席位有限，优势地区的竞争自然更加激烈，从运动员的角度看，能够拿到席位就意味着有拿到好成绩的可能，在羽毛球全球推广和商业化程度不算高的情况下，一份拿得出手的奥运成绩，基本等同于名利双收。然而因为疫情的关系，本该四处征战的精英球员，只能在训练馆里挥汗如雨，比赛机会的缺失，引发心理焦虑。去年世界羽联恢复比赛前，丹麦新星安东森冒险参加当地的团体赛，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对于球员而言，长时间缺赛带

来的煎熬，比人们想象中更大。”西班牙名将马林曾在采访中透露，“首先我要强调，做任何选择时，都不该也不能拿生命安全开玩笑，但很多时候我也会忍不住担心，如果在长时间远离赛场后去东京，能调整出好的状态吗？对手的打法和习惯还和以前一样吗？会有我不知道的新人出现吗？”马林坦言，她能理解那些抓住一切机会冒险参赛球员的心情。

“出关”之后的隐忧

跨年时分，中国队在海南陵水训练基地“闭关修炼”，为奥运厉兵秣马。但没有外界因素干扰的国羽，也绝非高枕无忧，“大考”近在眼前，这支曾经的荣耀之师，却依然在等待新的领军人物。

林丹挥手作别，国羽男单的中生代本该挑起大梁，但去年全英公



■ 桃田贤斗是国羽的头号大敌

开赛惨痛失利，却如一盆兜头冷水，让人透心凉。谔龙起伏不定、石宇奇伤病偏多，小将又鲜有亮点，即便头号强敌桃田频频遭意外，国羽目前的男单实力，也并没有太多优势。更让人担心的是，“超级丹”坐镇多年积累的王者气质，已慢慢失去踪影，正如不少球迷所言：“现在看谁恐怕都得捏把汗。”相较于男单，国羽女单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陈雨菲为核心的框架，在与戴资颖和马林

等劲敌的竞争中，她也有不少亮眼发挥，但与男单一样，年轻的陈雨菲还缺少了几分霸气。

此外，在确定退出泰国的三站赛事后，国羽已经远离国际赛场10个月，他们2021年的首秀，可能是3月2日于瑞士举行的奥运积分赛（目前能否举办尚需视情况而定）。疫情阴云下慢慢复赛的世界羽坛，很可能呈现“大乱战”的局面。

本报记者 陆玮鑫